

震惊世界的挪威“7·22”爆炸枪击惨案事发一年零一个月后终于宣判:制造7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悲剧的布雷维克——一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被判处最高刑:21年监禁。布雷维克要在监狱度过很长时间,但他将在里面得到尊重和人性化对待。不要惊讶,这完全是因为挪威的监狱系统强调两点认识:强硬措施没啥效果,人道对待囚犯才会增加他们再次融入社会的机会。

《时代》周刊前不久参观了挪威的三座监狱。哈尔登,该国最新最安全的监狱;巴斯托埃,一座小岛监狱,包含日光浴设备和滑雪设施;桑德克,最“开放”的监狱,白天允许囚犯进出。

像家 像大学宿舍 像星级酒店

这里是挪威监狱

巴斯托埃:人道对待囚犯的体现

在巴斯托埃,这个距离挪威首都奥斯陆74公里的小岛,41岁的拉尔斯和124位居民住在明亮的木屋里,仅有1平方英里多的森林以及丘陵可以活动。但他们可欣赏周围海景,还可骑马、吃烧烤、看电影、晒日光浴,冬天可跳台滑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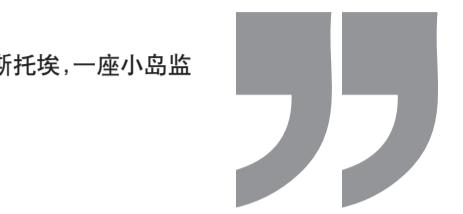
巴斯托埃不是度假胜地,它是一座监狱。尼尔森既是狱长又是心理治疗师,他把它描述成世界上第一人居生态监狱——一个犯人通过关心环境、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地方。

囚犯们种植有机蔬菜、将垃圾转变为堆肥,并养了一群鸡、牛、羊。他们还掌管一个轮渡,将其中几个人送去学习或工作。他们可以做晚餐(允许用小刀)、自己伐木(用斧头和电锯)。当局也做例行药检,但监狱强调信

任和自我约束:巴斯托埃没有围墙;窗户没钉木板;下午3点以后及周末,岛上只有5名守卫。“他们是挪威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有杀人犯、强奸犯等,”尼尔森说,“但他们保持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运转。”

而在英美,这一数字徘徊在50%至60%之间。当然,挪威的犯罪率低是它的一个巨大优势。挪威监狱只有约3300名犯人,每10万人中有70人犯罪。而美国有230万名犯人,每10万人中就有753人犯罪,犯罪率全球居首。

普拉特是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斯堪的纳维亚监狱的一位主管,他认为挪威及其北欧邻国犯罪率低的原因在于,健全的福利体系减少了贫穷和不平等这两个最关键的犯罪动力。研究表明,在教育、健康和社会安全方面投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会在监狱系统投入得越少。



哈尔登:监狱就像一座村庄

挪威36%的监狱都被定为低安全级别。无限制的电话特权和每月最长4天休假,都是对表现良好者的诱惑。高安全级别的监狱犯人可在任何时间申请调动。挪威52个监狱的条件各有不同,但即使最严格的监狱,强调的也是改造,而不是惩罚。即便是谋杀罪,最长刑期不过21年。“将来,这些人会住在社区里。”挪威司法和警察部长斯托博格特说。

前不久,挪威斥资2.3亿美元打造最高安全级别的哈尔登监狱,监狱可容纳252名犯人。安保人员使用地下隧道系统四处走动,四周竖起一道6米高的土墙,但代表监狱严酷的标志在此终止。依照政府2008年发布的一份白皮书,监狱内外生活的差异越小,从监狱过渡到自由的难度就越小。因此建造师把哈尔登模拟成一个小村庄

的样子,以便提醒犯人,他们依然属于社会一分子。

建造师之一汉斯将监狱描述为“戴上丝绸手套的铁拳”。为了避免机构般的感觉,外墙材料不是混凝土,而是砖、钢和落叶松混合物。树木遮蔽了墙体,汉斯说:“这样墙体就不会显得太敌对。”在内部,单人牢房配备平板电视和小冰箱,可与大学宿舍媲美。采光良好,且每10到12间单人牢房共用一个客厅和厨房。建造师说:“许多犯人家庭条件差,我们希望给他们营造家的感觉。”为了维系犯人与家庭的温情,监狱还配备房子供犯人的家人或朋友过夜。

从早8点至晚8点,犯人们在跑道、足球场、木工场、培训厨房和录音室活动。“犯人刚到的时候多数身体较差”,狱长霍伊达尔说,“我们希望让他们重树信心,以更

桑德克:“开放监狱”的典范

如今,替代性的服刑措施已有了扩大的势头,比如电子监控项目,该项目目前允许100名刑期短的犯人在家“坐牢”。

政府还热衷于设立更多类似桑德克的“开放监狱”。桑德克在一栋公寓底层,供16名犯人居住。他们白天在

城市工作,傍晚回公寓休息。这些“居民”必须获得稳定工作后才能被释放,他们要付房租、洗衣服、交话费和上网费。“监狱就像一个透明气泡,安全、有吃的,你知道该期待什么。”犯人奥斯特说,“在这儿,你必

须面对现实,在心理和行动上为外面的生活做准备。”

据《青年参考》

“屠夫”布雷维克 获刑21年引争议

挪威爆炸枪击案凶手布雷维克杀77人,被判21年。这个判决从美国、中国、日本等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此案在挪威引发了对“民主和宽容”本质的争论,也引发了对死刑或者更重刑罚的讨论,欧洲高速增长而又难以对文化和价值观进行同化的穆斯林问题更是绕也绕不过去——事实上虽然很多欧洲人不赞同布雷维克的行为,但也同样认为政府没有意识到(伊斯兰)问题的存在,并且令之继续恶化下去。这一切都冲击着挪威的立国之本。应该说,虽然挪威对此案采取如此之多的“非常规”手法,但不得不承认,布雷维克某种程度上还是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

公正地讲,挪威的做法并非例外,实是世界各国的共性。也可以说,普通的案件完全可以遵照司法,但事涉国家稳定或者国家利益,就不能简单地就法论法。

以英美法系的代表英国而论,发生在英国而又事涉沙特王室的军购腐败案,就由于国家利益而中止了司法调查和审判。世人还记得2011年的伦敦骚乱,事件发生后,英国司法当局也是打破常规连夜快审、快判、重判,一名男子仅仅由于在网上发布号召行动的短信就被判刑五年。至于美国,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名黑人被四名白人警察滥用暴力殴打事件,结果一审警察被判无罪,引发黑人抗议和暴动,以至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出面呼吁(实是干预司法),结果同样的案情,再审就改判两名白人警察有罪。

大陆法系的法国同样十分“灵活”。涉及数亿美元的拉法叶舰弊案,审理了20多年,这期间法国和台湾共计13名相关人员认命(法方六人,台湾七人),结果在最后一刻,法院以国防部拒绝开放档案为由,将全部嫌疑人当庭无罪释放,而国防部拒绝的理由是:为了国家利益。看来,查腐败不利于国家利益也是西方的共识。

布雷维克即将在挪威的班房中人道地度过21年,遥远的中国旁观着这一切。我们需要学习挪威人事后总结的细致——庭审报告据说有500页,需要六个小时才能读完,但我们也需要看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困境。当然我们要理解并同情地看待此事,尽管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布雷维克在中国会有怎样的待遇。

据观察者网



关押布雷维克的奥斯陆艾拉监狱外观。布雷维克将被单独监禁,他的牢房将是一个“三居室”的独立房间,分别可用作卧室、书房和健身房,书房配备电视和电脑,但电脑不能上网。